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大

情

侠

第三部 上

剑气萧声



劍亭著

大情俠

第三部 劍氣簫聲（上）

延邊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第三部)

九宫堡内，佟玉清为江玉帆产下一对龙凤双胞胎，江玉帆一喜之下，决定带众人往苗疆仙霞宫追讨万艳杯。

途中，神秘女子陆丽莎以合练“万钧鸳鸯剑法”相诱，帐篷之中，陆丽莎以“春药”迷倒了江玉帆，雨散云收，陆丽莎留下半块龙凤玉佩，一袭天竺锦，一支催毒箫后，悄然离去。并告知“万钧鸳鸯剑法”并不需璧女即可合练。

江玉帆同爱妻佟玉清终于练成了“万钧鸳鸯剑法”，并经长期跋涉到了仙霞宫。一场激战，哈巴达和震煌真人等三位老跛分别死在了佟玉清、陆丽莎、华幼莺之手。可是江玉帆却因一时大意，身中“玄罡针”，危在旦夕，于是，九玄娘娘之徒——苗疆公主陆丽莎、阎霄凤和她们的师妹华幼莺三人，乃以灼

热的樱唇，将玄罡针吸出。

江玉帆在清醒之后，见陆丽莎莎等三人业已离开。心中恼怒不已！于是，几人以摧毒箫为路牌，一路进发，历尽艰险，到达异国风情的苗疆宫都，又因摧毒箫的关系，江玉帆被苗宫认作驸马，为不惹翻苗人，江玉帆只好逢场作戏。

佟玉清巧妙设计，引出了陆丽莎莎等三人，经过一番长谈，前嫌尽释。在几人的引导下，江玉帆直捣为害苗疆的狂人——驼背龙的大寨，并摧枯拉朽般地捣毁了驼背龙的重重机关。

仙霞宫中，在江天涛的主持下，江玉帆与陆丽莎莎、阎霄凤和华幼莺等三人举行了成婚大典。

一时间，父子二人同娶八美在江湖中一时传为美谈。

（第三部完）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喜产麟儿 | (1) |
| 第二章 | 九玄娘娘 | (1 9) |
| 第三章 | 往事前尘 | (4 1) |
| 第四章 | 深谷浓雾 | (6 6) |
| 第五章 | 鸳鸯剑谱 | (9 0) |
| 第六章 | 似水柔情 | (114) |
| 第七章 | 银河泻地 | (141) |
| 第八章 | 贞娘逞威 | (166) |
| 第九章 | 哑巴秃子 | (190) |
| 第十章 | 仙霞机关 | (214) |

第十一章	花裙古剑	(249)
第十二章	无字秘籍	(285)
第十三章	樱口吸针	(309)
第十四章	信鸽传书	(334)
第十五章	凌霄高峰	(357)
第十六章	国舅点将	(396)
第十七章	女王设宴	(417)
第十八章	长矛野人	(437)
第十九章	后殿风光	(465)
第二十章	莎莎公主	(495)
第二十一章	女王赐婚	(520)
第二十二章	万艳杯光	(547)
第二十三章	锦上添花	(571)
第二十四章	飞花盗技	(596)
第二十五章	仁义之道	(620)

第二十六章	驼背殒命	(645)
第二十七章	众星捧月	(671)
第二十八章	盛大婚礼	(697)
第二十九章	七星北斗	(720)

第一章 喜产麟儿

夜空漆黑如墨，狂风似山崩海啸，大雨倾盆。

山峰震颤，崖倾树折，大地似乎就要翻覆了！

但是，在武林第一世家九宫堡，耸立夜空的摘星楼下，却依然灯火通明。

而且，还有不少仆妇侍女们，冒着倾盆大雨，双臂抱头，或拿雨具，正神情焦急地由连云阁跑向前堡的摘星楼。

二十多年前，现在的堡主江天涛，就在这等狂风雷雨的深夜里，怒登摘星楼，杀了总管闵五魁，骇走了毒娘子，夺回了他原有的少堡主大位。

二十多年来，一直平安无事，今夜适逢大雷雨，而九宫堡却再度降临了不平凡的大事情。

只见摘星楼下的五福大厅内，灯火辉煌，竟聚集了老少百十人之多。

紧临外厅的高大厅门处，设了一个特大香案，香烟袅袅，红烛高燃，桌上则供奉着整猪整羊和瓜果。

头戴毡缨帽，霜眉银髯，一身烟缎袍的江老堡主，则神情焦躁地在厅内匆匆地踱着步。

一袭蓝衫，颊蓄短须，英姿不减当年的堡主江天涛，则肃立在左侧，他的左右和身后，则立着马老总管候拐震九州和飞蛟郑

正桐，以及齐鲁大侠金剑英。

而身着银缎公子衫，佩天魔金剑，生得剑眉朗目，俊面朱唇的江玉帆，则和他的游侠同盟肃立在右边。

江堡主天涛，木然望着厅外暴雨倾盆，雷电交加的夜空，他的思维再度回到了他二十多年前，只身单剑，怒闯摘星楼的往事中。

厅外的狂风暴雨依然继续着，震耳欲聋，令人心惊的闪电和霹雳，依然是一个接一个。

就在这时，后厅门外突然奔进一个浑身淋湿的中年仆妇来。

江老堡主突然停止了踱步，全厅所有的人也同时急切地向中年仆妇望去，每个人的目光，都含着迫切的希望！

只见中年仆妇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向着老堡主施礼恭声道：“回禀老爷子，孙少奶奶仍未分娩，据谢老爷子说，胎儿壮大，难产！”

全厅的人众一听，不少人脱口轻“啊”，俱都面色一变。

尤其是江玉帆和悟空等人，简直如厅外的霹雳轰顶，俱都呆了。

只见江老英雄，先是一呆，接着紧张激动地奔至香案前，双膝一屈，虔诚地跪在蒲团上。

江堡主天涛和全厅人众一见，也纷纷慌得急忙跪在地上。

江玉帆跪在爷爷和父亲的斜后方，仰面望天，听着爷爷的虔诚祷告，面他在心里想的，却是佟玉清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自中午她腹痛以来，将近六个时辰没有产下婴儿来。

他江玉帆心里明白，这都是削发为尼的甄小倩所害的。

一想到甄小倩，使他立即想到了在武当山小绿谷茅屋中的一幕！

显然，那时他中了神仙劫的毒素，因而也波及了佟玉清，进

而波及了她腹中的孩子。

心念及此，他恨不得马上飞至连云阁，伸臂抱住折磨了一天的佟姊姊，她这时想必已被折腾得娇喘吁吁，香汗淋漓，甚至已奄奄一息了。

心念间，已听虔诚跪在香案前，仰面望着厅外夜空风雨雷电的爷爷江浩海，手中擎着三炷香，惶急虔诚地祷告道：

“皇天后土，过往神明，弟子江门，历代单传，世世仅举一男，今夜孙媳临盆，如能顺利分娩，弟子愿亲赴泰山之巅，与诸神烧香还愿！”

说罢揖拜，将香插入香炉内，并恭谨地俯身叩了三叩！

就在这时，后厅又传来了急促的奔脚步声！

众人听得一惊，纷纷循声后看，只见一个俏丽侍女，正神情紧张地匆匆奔过来。

林婆婆一见，怕她影响老堡主的祷告，急忙一挥手势，示意她暂时不要禀报。

岂知，浑身湿透的俏丽侍女，依然慌张地施礼急声道：“启禀老爷子，八位夫人请游侠同盟的一尘道长，火速前去！”满厅人众一听，纷纷脱口惊啊，俱都呆了。

鬼刀母夜叉首先一定心神，“咚”地一脚踢在一尘道人的屁股上，同时忍住悲声怒骂道：“你这……老道，还在这里发什么呆！”

鬼刀母夜叉本来要骂“死老道”，但她突然想到死字不吉祥，临时硬把那个死字给咽下去了。

一尘道人被踢得一惊，诺了两声，急忙向着震惊站起的江老堡主，稽首躬身，惶声道：“晚辈这就去了！”

江老堡主急忙一定心神，赶紧抱拳急声道：“道长快请，道长快请！”

一尘道人应了一声，匆匆向后厅奔去。

鬼刀母夜叉和佟玉清的感情最好，这时也突然向着老堡主施礼恭声道：“老英雄，请准俺薛金花也进内去看看，俺薛金花虽然没生过孩子，但也替人家照顾过……”

话未说完，江老堡主已连连拱手，感激地说：“那就请薛女侠也辛苦一趟吧！”

鬼刀母夜叉恭声应了个是，飞步向一尘道人追去。

江老堡主再度开始了他的焦急踱步。

大约过了一盏茶时间，只见鬼刀母夜叉跑了回来，雨水由她的头发上流下来，热泪也由她的大眼里滚出来，她踉跄前奔中，张口欲呼，气喘不止。

众人看了这情形，俱都大吃一惊，纷纷迎了过去。

急步迎在当前的江老堡主，首先焦急地关切问：“薛女侠，到底怎么回事？”

鬼刀母夜叉见问，直到大家走至近前将她围住之后，她才喘了一口大气，兴奋而激动地笑着说：“老爷子，恭喜您啦，俺的老妹子给您生了一个又白又壮的重孙子……”

话未说完，厅内人众早已兴奋地发出一阵脱口而出的欢呼！

又惊又喜的江老堡主，再也忍不住兴奋地哈哈笑了。

他不由双手握住簸拐震九州马云山，以及飞蛟邓正桐几人，连声兴奋地说：“江门有德，江门有德！”

马云山、金英英、小李广钟清，以及林婆婆、宁道通等人，纷纷兴奋地向老英雄恭喜道贺。

飞蛟邓正桐，再度恢复了他的嘻笑之态，这时立即摇晃着秃头，笑声嚷着说：

“老哥哥，古语说的不差，‘九活八不活，七个月生的像铁秤砣’了吧？”

话未说完，满厅的人众俱都哈哈笑了。

黑煞神有些得意忘形，笑着说：“老妹子一生奇遇特多，吃了参王心，服了雪参液，仙芝露不知喝了多少，生个壮小子当然像秤坨，别说是七个月，就是五个月生下来，照样地可以活……”

风雷拐担心他胡说八道，立即沉声道：“尊长面前，不可以出言无状！”

但是，他的话已被一片欢笑声淹没了！

说话之间，马云山和金剑英等人已向堡主江天涛道贺过了，祝贺他得了孙子，也当了爷爷。

就在这时，后厅门一阵喧哗欢笑，接着是神医赛扁鹊和八位青春艳美的堡主夫人，以及一尘道人和女管家段玉梅等人，一面兴奋地谈笑着，一面蜂拥般奔了进来。

江老堡主感谢赛扁鹊几个时辰的在内坐诊，立即前迎数步，拱手笑着说：“谢老弟辛苦了，谢老弟辛苦了！”

赛扁鹊也拱手欢声道：“恭喜老爷子，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飞蛟邓正桐立即风趣地笑骂道：“你这没了牙的老喜鹊，想必是身上的羽毛被人拔光了，这么晚才飞来乱叫，告诉你老小子，我们早知道了……”

话未说完，那边的赛扁鹊已继续望着江老堡主笑着说：“这位千金小妹妹，实在可爱极了，可爱极了……”

全厅人众一听，同时一愣，不少人啊了一声。

江老堡主一听反面震惊兴奋地说：“江门要想打破单传，子孙繁衍，头一胎必须生个女孩，这真是太好了！”

邓正桐却猛地一拍秃头，迷惑地嚷着说：“什么？千金？女孩子？不是说，是个铁秤坨似的胖小子吗？”

话未说完，邓丽珠夫人已含笑嗔声道：“爹，您老人家总是慌

里慌张地不听清楚，清儿是一胎双婴，先举一男，继生一女，生男孩时方才不是请薛女侠来禀报过了吗？”

邓正桐一听，脱口急呼道：“真的？”

而厅上人众，也再度暴起一阵兴奋欢呼！

赛扁鹊立即望着有些惊喜发呆的江老堡主，笑着说：“老爷子，您说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江老英雄急忙一定心神，连连颌首兴奋地说：“是是，是天大的喜事，是天大的喜事！”

飞蛟邓正桐立即嚷着说：“快抬酒来，快抬酒来，我要为老哥哥得了重孙子喝个痛快，也为我秃头自己当了曾外祖父庆祝一番……”

黑煞神、独臂虎，秃子哑巴傻小子等人一听说抬酒来，早已在那里振臂雀跃，欢呼不止。

酒席很快地摆开，先由江老堡主恭祭过神明列祖，立即开坛畅饮。

五福大厅内，酒香满厅，菜香扑鼻，一片兴高采烈的举杯呼干声。

人人神情兴奋，个个欢笑举杯，唯独刚刚当了父亲的江玉帆，表面应酬，内心苦闷！

就这样饮宴了将近一个时辰，个个酒足，人人饭饱，天近五更，一夜的暴风雷雨也停了！

江玉帆送别众人，悟空等人再度同时恭声道：“盟主晚安，明天见！”

江玉帆见他们并无要走的意思，只得先转身向阁上走去。

守卫在阁上梯口的两名背剑少女，一见江玉帆走上阁来，急忙施礼呼了声“少堡主”。

江玉帆颌首为礼，并看了一眼飞桥相接的前面两座丽阁的

里面。

他虽然见里面灯火依然明亮，但他却深信阮媛玲和朱擎珠仍在佟玉清那边。

是以，他沿着回廊桥，直向中央阁厅旁的豪华丽阁走去，那就是今夜为他生了一男一女的佟玉清的阁房。

越过阮媛玲和朱擎珠的丽阁尚未踏上第三座飞桥栏头，守卫在佟玉清阁门外的两名背剑少女已急忙向内挥了一个手势。

即使他走得快，当他走到佟玉清的阁门前时，四位艳丽如花的娇妻，仍然由阁内急步迎了出来。

四位娇妻，一式云髻高堆，上插凤钗，也俱都着居家常服，罗衫长裙，系鸾带，佩玉佩，虽然辛苦了一夜，依然是雍容艳丽，未现疲惫之色。

陆贞娘着紫缎罗衫，淡紫长裙，韩筱莉着水红长衫，外罩鲜红无袖长襦，系猩红丝鸾带，缀翡翠叶形佩，显得格外艳丽。

原本喜欢着一身乌海绒劲衣短剑髻的朱擎珠，这时居然也换上了一身淡黄色的罗衫和长裙，若不是阮媛玲穿了一身鹅黄绒，两人都属娇小型，使已有了几分醉意的江玉帆，很难分辨出两人谁是谁！

陆韩朱阮四女，个个冰雪聪明，一看江玉帆的步履神态，知道他已有了几分醉意！

是以，纷纷娇靥展笑，万福一礼，齐声道：“恭喜你玉弟弟，佟姊姊给你生了一个麟儿，一个凤女！”

江玉帆一见四位娇妻高兴地迎出来，只得把烦恼暂时抛开，立即愉快地含笑关切问：“佟姊姊呢？”

陆贞娘含笑回答道：“刚刚醒来不久，正等着你来！”

江玉帆一听，立即匆促地说：“好，那我们快去看看！”

说话之间，急步走进阁内。

阁内伺候的侍女们一见，纷纷衿衽施礼。

江玉帆进入阁门，直奔内室。

掀开室帘一看，江玉帆的目光不由一亮！

只见四名侍女，正将倒身床上的佟玉清的上身用绣被垫高起来。

另两名标致白净的少妇，各抱一个红丝绣被包裹着的婴儿，正坐在一角喂奶。

江玉帆知道那就是他的一儿一女，他虽然很想先看一眼他和佟玉清的结合骨肉，但是他仍急步奔向了佟玉清的身边。

他先双手握住佟玉清柔荑，接着坐在床缘上，他的星目，一瞬不瞬地注视在佟玉清的娇靥上。

佟玉清弯弯的柳眉，明媚的大眼，长长的睫毛，笼罩着黑白分明、闪闪生辉的眸子，也正以激动、甜蜜、幸福的目光望着他。

她挺直的琼鼻，呼吸微显急促，艳红的菱形唇角，挂着一丝甜笑，微显蓬散的秀发，遮住了她的玉颈和半边娇靥，江玉帆看不出他最喜爱的妻子佟玉清有什么改变，即使是她香腮上的几颗白麻子，依然是那么浅浅地迷人可爱。

他如此地盯视着佟玉清，是出自他由衷的关切和爱。

但是，他却把佟玉清看得芳心狂跳，娇靥通红，不自觉地幽然道：“我老了是不是？”

江玉帆依然目光不移地望着佟玉清，但却缓慢地摇着头说：“不，姊姊没老，我觉得你比以前更美了！”

佟玉清芳心一甜，六七个时辰的痛苦和挣扎，听了夫婿的这一句话，俱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是，她却突然惊觉陆韩朱阮四位妹妹俱都站在床前静静地含笑望着她。

于是，娇靥一红，急忙撤出了江玉帆双手仍紧握着的柔荑，

含笑嗔声道：“人都是越活越老，哪有越活越美的？”

江玉帆却憨厚地正色说：“真的姊姊，小弟可以对天发誓……”

佟玉清见江玉帆傻直得可爱，只得举手一指两个少妇怀中吃奶的婴儿，笑着说：“你不去看一看孩子？”

江玉帆急忙一定心神，立即似有所悟地噢了一声，连声道：“我要看，我要看！”

说话之间，起身走向就近的一位少妇。

陆韩朱阮四女，立即陪在江玉帆的身后。

两个白净少妇也立即将两个婴儿凑在一起让江玉帆观看。

江玉帆探首一看，发现两个婴儿俱都白胖可爱，而且，面貌完全一样！

最令江玉帆感到惊异的是，两个婴儿的而貌轮廓，竟有些像他们的奶奶彩虹龙女。

一旁的朱擎珠立即笑着问：“玉哥哥，你看他们都像谁？”

江玉帆毫不迟疑地说：“都像他们的奶奶！”

陆韩朱阮四女听得一愣，就是躺在床上的佟玉清也不自觉地轻“啊”了一声。

阮媛玲却笑着说：“你为什么不说都像你？”

江玉帆这时才惊觉，两个孩子有八位奶奶，这样说法，显然有些不妥。

其实，他江玉帆的像貌，就十分酷肖他的生身母亲萧湘珍。

这时一经阮媛玲提醒，赶紧改口说：“不错，的确都像我！”

陆贞娘突然关切地问：“不知爷爷给两个孩子命名字了没有？”

江玉帆微一摇首道：“没有，这要等两个孩子满月那天才当众宣布……”

话未说完，韩筱莉已笑着说：“乳名由父母选，你和佟姊姊就分别为两个孩子起个乳名吧！”

江玉帆略微沉吟，望着体格较大的婴儿，含笑道：“男孩就叫他双玉吧！”

陆韩朱阮四女一听，便知江玉帆是择取他和佟玉清两人名字中相同的一个玉字而命名的。

是以，四女齐声赞好，又望着佟玉清催促道：“姊姊，你也为女儿选一个吧！”

佟玉清却笑着说：“四位妹妹都是她的娘，为何一定要愚姊取？”

陆韩朱阮四女芳心一甜，娇靥俱都红了。

朱擎珠则爽快地说：“还是姊姊自己取吧！”

佟玉清见夫婿江玉帆也一直含笑望着她，只得笑着说：“女孩的乳名就叫倩玉吧！”

倩玉两字一出口，不但陆贞娘神情一呆，就是江玉帆也愣了。

因为，听来是一个高雅的乳名，但暗中却包涵了在武当山小绿谷茅舍中，暗施神仙劫的甄小倩的倩字在内。

换句话说，也就是感激甄小倩的暗中施毒，因而才使她佟玉清蓝田种玉的意思。

但是，陆贞娘却不知道佟玉清的用心之苦，佟玉清这样做，完全是宽慰夫婿江玉帆，使他不要再为甄小倩为他削发为尼而不安。

不知就理的韩筱莉、朱擎珠，以及媛玲三人，尚不停地连声盛赞“好名字”。

佟玉清见江玉帆的目光茫然，知道他的思维早已飞到了正阳关素心庵的甄小倩的身边。